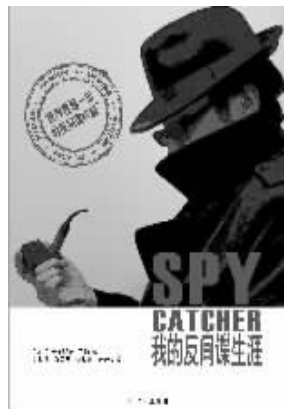


突如其来的问候揭穿了间谍的身份

13

谍战纪实



奥莱斯特·平托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中,抓获各类间谍无数,被称为“纳粹间谍的克星”。书中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可怜的美女间谍、狡诈的双面间谍、可耻的卖国贼、骄傲的爱国者、勇敢的地下反抗者。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平托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间谍战,这场战争的紧张激烈完全不亚于炮火纷飞的真实战场。

上期回顾

老谋深算的间谍接受住我一次次的考验,但是当听到无罪释放时,轻松的表情出卖了他的身份。

1944年底前后,盟军前进速度放慢了,攻势基本上停止了,但是,荷兰爱国者在德军占领区自发地采取了行动。他们越过德军防线,穿过无人区,投奔英国或美国军队的前哨。这些人被称为“越界者”。因为德国的间谍机构常在爱国志士中安插间谍,所以“越界者”必须经过我们的审查。

一天,来了十二个“越界者”。他们的随身物品都很简单,只有少许零钱。但有两个包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一个装有二十张面值为二十五荷兰盾的票子。另一个包裹里,也有二十张二十五盾的新票子。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一叠票子的号码顺序正是上一叠的继续。我决定审问两个包裹的主人。为了不引起疑心,我把其中的一位排在被审人名单的第四名,而另一个放在第九名。

第四名来了,像个农夫,看上去不是很聪明。我看了他的手指,生着厚厚的茧,证明他经常干粗活。“叫什么名字?”“巴克胡伊斯·弗林特。”“从哪儿来?”“埃梅内斯。”“干什么工作?”“种地。”“你喜欢德国人吗?”“我恨他们!”“那么你是用什么方式表达这种仇视的?你同抵抗组织进行过合作吗?”“啊,是的!”“此前,你参加过抵抗运动吗?”“当然参加过。”“有什么行动?”“有时,我在铁路附近的田里干活。火车一出站,我就抽掉一两根枕木,火车就出轨了。”“可是,如果不是军用列车,而是普通客车呢?”“我事先得到情报,知道车上是德国人。”“如何得到情报?”“前一站的信号员是我的朋友,他提前通知我。”“两站的距离有多远?”“五公里,也可能六公里。”“你怎么得到情报?他可以离开工作岗位?”“当然不行!”他的交代漏洞百出,但我打算把他当诱饵,抓住他和同伙。

“桌上放的钱是你的吗?”“是的,先生!”“你怎么带这么多钱?”“是我的积蓄,先生!”“看来这些钱是不久前的积蓄!”“这是什么意思,先生?”“钱好像都很新!”“是的,我保管得很好!”“这里有三四十个人,他们当中有你的熟人吗?”“没有!”我叫来一个士兵,吩咐把弗林特带到拘留所。

“越界者”一个一个被审问,轮到第九个了。他看上去很聪明。他叫范·德阿,来自埃梅内斯附近,现年三十二岁,是机器配件厂的师傅,单身。“你在抵抗组织中干什么工作?”“我和一个寡妇同居,住在铁路附近。我能数得出车厢的数目,看得出车上是军队还是百姓。我把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告诉我在抵抗组织的一个朋友。”“你怎么同他会面?”“我和他同在一个工厂工作。他开的机器经常出毛病,然后我去排除故障,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情报告诉他。”

接着,我问了些细节,我对德军在荷兰的情况是了解的,范·德阿所讲的与实际几乎完全吻合。一直到最后,我对他还没形成偏见。范·德阿可能是个真正的荷兰爱国者,钱的问题只不过是巧合。当然,也可能是用来蒙蔽最高明的审判员的别出心裁的骗术。

我决定把提问的内容换一下。“请告诉我,范·德阿先生,你为抵抗组织干这种工作大约有多长时间了?”“三年左右。”“在这期间,你肯定认识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是的,有成打的人。”“请告诉我几个名字。”范·德阿犹豫了。“说起来也不容易!有的人为了安全,使用的是代号。比如,有个人叫威廉·特尔,还有个叫‘金刚’,另外一些人用假名,或借用别人的名字。”“没关系,记得几个说几个。”“好吧,先生!第一个是登·特克斯男爵,下面是费尔贝克、

弗莱克斯·舒特、罗洛富斯、桑德斯……和范·迪克。”我记起了其中的几个,特别是第一个,登·特克斯男爵,他是抵抗运动的领袖。范·德阿要么真在抵抗组织中工作过,要么是受过德国间谍的训练。

我把话题一转,抛出一个重要问题:“你为什么带了那么多新票子?怎么弄来的?”“说实话,这是我偷的,被我偷的人是我们那儿一个有名的‘鲨鱼’——肉店老板,我相信你不会见过比他更大的卖国贼!德国人一呆,他就投了。他发了不义之财,这点钱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回答得很巧妙。如果不是还有个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我肯定会马上接受范·德阿所做的解释。

“有人帮你偷钱吗?”“没有,我自己干的!”范·德阿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疏忽。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同巴克胡伊斯是一起干的,他应当把偷窃肉店老板的合作者供出来。突然,我又把话题拉回到前一个问题,对他说:“我的记性真不好,请你把抵抗组织的人名再说一遍。”“好,先生!他们是登·特克斯男爵、费尔贝克、舒特、罗洛富斯、桑德斯……和范·迪克。”但是,这次他没说完!他漏了弗莱克斯。这可能是偶然的,但引起了我的重视。

“今天上午来了很多‘越界者’,其中肯定有人来自你们的省。有认识的吗?”“没有,先生!你对抵抗组织很了解,认识的人越少越好。”“谢谢!”我一边递给他一支烟,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范·德阿先生,我的记性越来越坏了。你刚才说的抵抗组织的人名,我都忘了,能再说一遍吗?”“好吧,他们的名字是……”范·德阿又把名单重复了一遍,又漏了弗莱克斯。“没漏掉谁吗?”“没有!”“非常感谢!我今天要了解的就是这些。请到旁边的会客室等一下。”要

等很久吗,先生?”“不会久等的。就差几个手续了。”

范·德阿被士兵押出办公室。一个计划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我断定范·德阿和巴克胡伊斯·弗林特都是德国间谍,但需要设一个圈套,把二者捉住。我叫来助手,教他如何行事。他离开办公室,我便把范·德阿叫了进来。

“想让你帮个忙!很显然,你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但我很怀疑同你一道来的一个人,或许你能帮我把他的假面具戳穿。”“很高兴协助你!我应该做些什么?”“你先看看他,我就在隔壁。你可以看到他,他却看不到你。你是否认识他?”“不认识!但面庞并不生疏!”“好!现在我们到隔壁屋去,我对他提些问题,请你认真听他的回答,然后把你对他的印象告诉我。”

范·德阿表演得很出色。他看到巴克胡伊斯·弗林特时,肯定吃了一惊,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我对他们说:“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可能会认识。这位是巴克胡伊斯·弗林特先生,这位是范·德阿先生。”两人相互问候,动作、表情都很贴切。我请他们坐下,提了几个问题。范·德阿一言不发,但机灵的眼珠却转来转去。

过了几分钟,我中断了审讯。我摸出香烟,递到他们面前,“吸烟吗?”这是约定好的,通知门外助手的信号。他突然进来大声说:“弗莱克斯先生!”巴克胡伊斯·弗林特一下跳了起来,应声答道:“有!”

这出滑稽戏就这样结束了。我转向范·德阿,“弗莱克斯终于出现了。我第一次问你时,你提到了他。但是后来却完全把他遗漏了。”

“白痴!”范·德阿大声对他的朋友说。他很清楚,这场毅力的较量结束了。

林岚的母亲冯瑶突然出现在老宅里

10

惊悚悬疑



韩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冯瑶跟着丈夫去探望未曾谋面的婆婆,在婆婆家的深宅大院里,她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宅子的阁楼里有一件美艳绝伦的旗袍,冯瑶偷偷试穿旗袍,被婆婆发现后,婆婆朝她发了一通莫名的怒火。随后,冯瑶受到突如其来的刺激,心智失常,竟然杀了婆婆……二十年后,相似的婆婆又在同一间宅子里上演……

上期回顾

陈洁死后,生活又仿佛恢复平静,林岚继续写书,王皓的影楼也发展成了摄影公司,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林珂。林珂一直在影楼帮王皓的忙,渐渐她对王皓也产生了感情,王皓对林珂也不是没感觉。此时林岚怀孕了。

“你是谁?”林岚梗在咽喉的疑问脱口而出。佝偻老人停顿片刻,迎着林岚的方向直视,一秒钟,她视若无人地继续上楼。林岚拔腿冲出院子,大门……上了新锁!她无力地拍打着锈迹斑斑的铁门,声嘶力竭地叫喊求救:“有人吗?救命!”而外面静得只有虫吟,无人回应。她圆睁着双眼,凝视楼道,不敢眨一下,脚步轻巧,生怕弄出声响引来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阴郁古怪的老人。林岚看到了老人,背对着她痴痴地站在楼道尽头的那间空房门口,她的手里提着圆形物体——是一颗人头!她在干吗?她想干吗?

“妈,我知道错了!旗袍不是我拿的……”老人开口说话了,暗哑的声音恍如隔世,音调曲折逶迤,跌宕不平。林岚的心跳急剧加速,她一时间陷入维谷,进退两难,因为脚底的木板被踩出了“咯吱”的响声,而老人的头“咔”地扭向她!林岚的四肢发软,老人提着头颅逼近她。

“别动!”老人忽然伸出手,想抓住她!林岚一惊,身体后仰,脚下踩空,整个人顺势从楼梯上生生摔滚下去,痛,半晌的麻痹后是撕心裂肺的痛!嫣红的血自下体流出,浸染着她的白色睡衣。澄明清澈的泪液溢出眼眶,她绝望和无助地在地上翻转,痛苦地呻吟:“孩子……我的孩子……”

老人看到鲜红的血,“啊!”地尖叫起来,疯疯癫癫地喃喃自语:“人头!人头!大红旗袍!不,不,不是我,我没有穿旗袍,没有进阁楼……我是谁?是冯瑶!冯瑶……我是冯瑶?!冯瑶?!”她大笑,却又像是在凄厉地嚎哭。

林岚倒在艳红的血泊之中,抽搐,痉挛。她的视线逐渐模糊,似是遮罩了薄膜,瞳孔放大,昏厥不醒。罗兰公寓9幢502房内。王皓惊

悸的目光凝滞在浴缸里那具被割去头颅的女尸旁边,脚下好像挂着铅球重得无法挪移抬动。我竟然和一具无头女尸睡在一起?!难以置信,他掐了自己的手背,真实的疼痛感,不是梦!为什么我会在502房?为什么?林珂呢,我不是应该和她在三楼的家中吗?怎么会跑到502房里来?

“你是王皓吗?你太太出事被送进市第一医院了,你赶紧过来一趟。”王皓抚着心窝,呼出一口气。可他刚要问林岚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对方已经匆忙挂断了电话,唯剩“嘟、嘟、嘟”的余音空响。林岚怎么会进医院呢?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推开医院的大门,他向值班的护士询问情况,很快找到林岚的病房。三楼。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守在313病房门口。高个子的警员看到慌张的王皓便上前一步问道:“你是王皓吧?”王皓点点头,皱起眉:“刚才是你们打电话通知我的吗?”

“嗯。大概半个小时前有人报警,说长青路15号发生命案,我们接到通知立即赶过去。抵达的时候,我们在大厅一眼看到的就是你太太倒在楼梯边,全身浸染着血。她旁边是一颗腐烂的女人头颅,而楼上蹲着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老人,大致上我们推测是老人将你太太推下楼梯,导致她摔伤大量出血。我们不敢耽搁太久,把她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抢救,她已经脱离了危险。现在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既然你来了我们就先回局里了,刚才又有人报警说在罗兰公寓发现了无头女尸,看来今夜是个不眠之夜……”

“头颅?你们说在老宅里有一颗女人的头颅?”王皓惊愕地看着两位警员,个子较高的“嗯”了一声,接着追问道:“莫非你知道些什么?”

“罗兰公寓的无头女尸是我发现的,也是我报的警。那颗头颅……

会不会就是无头女尸的?”王皓大胆的猜测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个……我们会调查的。”高个子警员的手机蓦地响起来,他踱着步子接听电话,“局里来的电话,头颅的确是那具无头女尸的,这具腐烂的女尸是一年前失踪的,好像是罗兰公寓一个自杀的女人生前盗走的,她离奇自杀以后那具尸体就一直没有找到,如今却……还是不见了,对了,那个老人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叫冯瑶。院方已经派人把她带回去了。事情已经明了,那你就先走了。”

冯瑶。他们说那个出现在老宅里的女人叫冯瑶?王皓冲着他们的背影吼了一句:“请问那个老人被接到哪里的疯人院了?”“康艾!”他们转身离开。

病房里传出林岚痛苦的呻吟,她的双臂撑起上半身斜靠在床头,抚着肚子,抽泣:“没了。都没了!”“林岚,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母亲可能还活着。”林岚直起身子,惊讶地盯着王皓:“你说什么?”“我是说……你的母亲还活着,而且……就是出现在老宅的那个老人!”林岚笑了,她疯狂地摇着头,连续喊道:“不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你骗我的,你一定是在骗我!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王皓?!”

“我说的是真的。你母亲,冯瑶,二十二年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既然已经说了,那么就一次性把一切都告诉她吧。王皓将在陈洁葬礼上得知的关于林家二十二年前的那场诡异血案原原本本地向她详述。林岚发疯了似的掀开被子,“不可能!不可能!你知不知道,她害死了我们的孩子!”林岚瘫软无力地哭着,声嘶力竭地拍打着王皓,她要发泄内心的不满!

一条短信,是林珂发来的,王皓

告诉她林岚住院了。林珂很快出现在他面前。“我姐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吧?”“一个……疯子闯进老宅,她受到惊吓摔下楼梯受了点伤,现在没什么大碍了,已经睡下了。你刚才是在罗兰公寓三楼……还是五楼?”“你家不是在三楼吗?我当然是在三楼啊!怎么这么问?”林珂不解地问道。

“哦……没什么,随口问问。”王皓淡淡一笑,我明明和她是一起进入家门的,可为什么就跑到502房了呢?左思右想,始终无法想透。

王皓和林珂一同推开313的房门,林岚的视线定在他们身上,迥异的眼神里充斥着寒意,冷若冰霜。“姐,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都凌晨一点多了,你不在家睡觉,现在赶到医院……”

林岚素来敏感,对林珂深更半夜突然来访持有疑问,这让王皓和林珂都陷入一种窘境,他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泛起红晕,是心虚了吧?王皓怎么会这么迟了还通知林珂?一点都不像他的性格,而且她也没必要如此匆忙地赶过来,完全可以白天再来探视,除非林珂今晚一直和他在一块儿。呵呵,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呢?是来看我死没死的吧?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

“我没事!”林岚的语气坚定,铿锵有力。“这么晚了,你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叫了计程车来的。”“你还是先回去吧,王皓,她一个孩子,晚上出来不安全,你送她回家吧!”林岚低垂着头,十指相扣,用力揉搓。“嗯,那我送完她待会儿再过来陪你。”“不用了,我没事,你也回去休息吧。”林岚有气无力地说道,是气话吗?她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生气,王皓读不懂她。她就像黑夜里闪烁不定的星光,让人难以捉摸。